



隱身的都市客家人

在臺北這個空間，不多也不少的客家人，可說是隱身在此。這不是指我們否認客家人的身分，而是我們時常被自動忽略。例如在校園中，我們不像原住民有著易於辨認的相貌，不像僑生有著不同的口音。師長們靈光乍現的臺語笑話，時常令初來臺北的我尷尬陪笑；當多數人理所當然地以臺語溝通時，我們也是在一旁故作淡定。我們無法從表面被辨識，甚至有時被慫恿講一句客家話時，也是支支吾吾講不出一字半句。



後生帶路： 甘庭宇

桃園客家人，畢業於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，其作品〈菸與粉紅花〉獲得後生文學獎小品文首獎。注重環境議題，擅長觀察生活，在FB個人專頁連載「都市觀察筆記」，記錄對臺北各地區乃至歌曲等感受，行文中對事實和地理位置的考究精確細膩。

撰文 / 甘庭宇 | 照片提供 / 甘庭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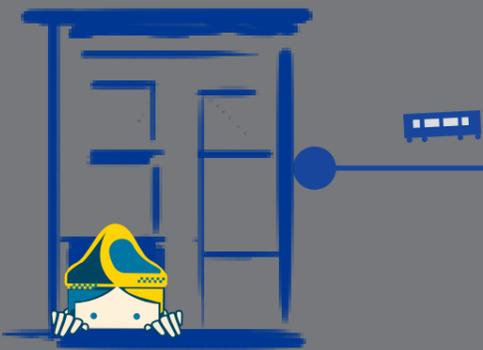
臺北， 故事匯流的都市客莊

每到週日晚間，身處中壢火車站，大概是北上前最後可以聽到流利客語的機會。相信類似的場景，對出身客莊的後生們都不陌生。

行過淡水河，進入地底，廣播用制式的客語提醒「臺北站到了」，下車後便彷彿踏入一個屬於大都市的結界，原先在車上昏睡的人群突然精神抖擻，一個個搶著進入轉乘捷運的手扶梯。在這個結界裡，家鄉的生活方式已經不重要了，因為每個人都必須跟隨大都市的節奏流動。只有少數中的少數，能夠脫穎而出，成為掌控節奏的人；多數人，在這裡只能期盼自己能夠生活得比昨日更加舒適安逸。

也是在這裡，許多離開客莊庇護的客家子女，只能隱身於此，隨著都市的脈動而努力生活著。





然而，隱身的客家人，也時有現身的時刻。在街頭行走，總有一些觸發點，使得我們的客家魂由此爆發。不知是巧合還是天性，「吃」永遠是那個講不膩的話題。因此，當「吃」成為客家認同的重要元素時，我們會十分樂意在客家餐廳為朋友們介紹菜色、炫耀自己阿婆煮的客家菜有多麼道地好吃。也因此，在臺北這個城市中，「吃」或多或少成為不少原客、來客等「臺北客」確立自己客家歸屬的來源。我們不一定講得出流利的客語，也不一定對傳統客家文化有多了解，但我們一定知道客家粢粑要加花生粉、牛汶水（燒湯粢）要加上硬花生，也大概講得出客家小炒要有哪些料。

於是，積年累月的「吃」，便匯集成一張可食的城市地圖。每個人都有他專屬的地圖——我會說這是地圖，而不只是「清單」，因為我想許多人對於臺北的認識，是由各自專屬的清單與捷運地圖構成的，每個人甚至有數張不同用途的地圖，如拉麵地圖、咖啡地圖。我也有屬於我自己的「客式地圖」，並且是一張引導我無數個夜生活的地圖。當然，我的地圖不只是吃，還包含許多在這個城市裡我所遇見的人、事、物。

有趣的是，我想許多臺北客和我一樣，並不是有意識地去建立這張地圖，而是在探索城市的過程中，一次又一次地遇見客家，接著一口接一口地品嚐客家味；最後，一點一點將之標記於地圖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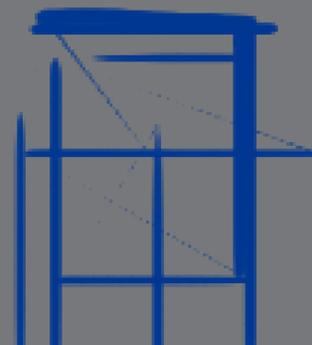
建置一份地圖，總會有個起點。我的起點則始於都會區的東南一隅，這是我客居臺北的初始點。說是「客居」，事實上不太準確，因為城市本應容納所有來自各地的人們。城市最讓人嚮往的地方，無非是在街角一轉身，便會瞥見各異其趣的小店家，尤其夜晚的臺北，是造就其與眾不同的重要元素。白日的不起眼，到夜晚只要點了燈、聚集了人群，就會是另一番光景。這裡並非多數人的故鄉，多數人卻總是能夠在此找到家鄉的元素。於是，從東南的公館夜市開始，或刻意尋覓、或偶然遇見，我開始在充斥霓虹燈的街道中感受臺北客的生命力。



夜幕的客家

關於都市客家的研究中，大多指出臺北的客家人多聚集於萬華青年公園、古亭、南昌路、晉江街、泰順街、汀州路一帶；通化街、松山五分埔附近亦是客籍先民在臺北的落腳地。我很幸運曾有機會以城南為家，並在此以自由的身軀流動，因為對於一個學生及年輕的上班族來說，城市的探索路線是從日暮時分開始的。這不僅是一個城市盈滿活力的時刻，更是一個建立城市地圖絕佳的田野時刻。

走進公館夜市，這個規模不大，卻是學生時代最常出沒的商圈，總是有些小店能夠令我每次經過都探頭打量。如汀州路那間毫不起眼的李記正客家魷魚羹，門外大大的「偃講客」貼紙，對我來說便格外醒目。我不曾用客語在店內消費過，一方面是客家話本就不甚流利，另一方面是遇見太多的案例，除了老闆外沒有人懂客家話。在客莊，「偃講客」十分常見，但在臺北的店家出現，就顯得倍加親切，尤其是在夜幕與燈光流轉之間時，最容易引起萬般波瀾。輕則走進店裡點一碗羹，重則於餐後提著一瓶啤酒，獨自到水岸邊靜靜坐著。通常在這時，我放空腦袋，只為感受城市的片刻寧靜，因為對我來說，城市生活時常是精彩卻孤獨的，我需要有個人的時間去摸索、消化、並且去感受這城市餵養我的一切。





01

雨後的臺北街道，生活在城市的臺北人緩下腳步，在吃食之中享受生活感。

都市夜晚的客式生活感

我想，夜生活是都市生活感的重要來源。這種生活感不只是三餐的愛店，還包含著一切的生活機能，使人能夠真實感受到自己正在都市裡生活著。在最日常的空間，才最能感受到日常的生命力。

一次日常的夜晚，我到汀州路上的一間快剪店，年近中年的理髮師正用收音機播放廣播。一開始聽到收音機的音樂我不以為意，但沒多久便發現原來是一首沒有聽過的客語歌。我默默地聽著，意識到這是客家電台後，我詢問理髮師是否為客家人，他應聲答是，我也隨即表明自己客家人的身分。而後，我們並沒有進一步的交談。我不斷揣想他是哪裡的客家人？什麼時候來到臺北的？我不曾過問，也沒有答案，只是在這個空間裡，我們彷彿可以理解彼此都在這個城市努力生活著，也許這樣就夠了。自此，我時常去那一間快剪店，即便後來就很少見過那位理髮師，但這或許就是一種隱身的客家人彰顯歸屬感的時刻吧。

踩著腳踏車，我沿著汀州路往西北方向的台電大樓附近。記得那裡有一家客家餃子館，具體有什麼菜色記不清了，只記得店內有一塊匾額，題字的年份已有許久。當時也不清楚為何在這個黃金地段會有客家人與小館的蹤跡，只道是孤身來此奮鬥的客家人吧！我照著從前在阿婆家的習慣，撒了點胡椒在醬油裡拌著水餃吃。從小我一直認為每個人都是如此享用水餃，後來才知道原來我是特例。我不清楚這是否和客家人的習慣有所關係，但每每我使用這種方式，來懷念已然鮮少享用的阿婆料裡。

再往前一些的晉江街，其內街道巷弄穿插，比鄰的房屋格局猶似溫州街、泰順街，但卻顯得更具生活感——晾於屋外綠色棚頂的衣服、汽機車隨意卻非紊亂的停放在巷內。這種生活感使我感到既脫離、又太過真實。這裡脫離臺北黃金地段的氣息；視線所及，是我家鄉熟知的地景：沒有吵雜的人群，反而有許多錯落於社區內的小廟、樹蔭、涼亭，更重要的是偶爾可以聽見長輩們用客語話家常。我不會說這令我產生多麼深刻的懷鄉情緒，但這的確是我開始探究都市客家人的一大動力。

一次晚間穿梭於晉江街一帶，好不容易從巷口鑽出，到達古亭和平西路口，無意間發現巷口附近有一間昏黃色招牌的店家。它所座落的矮小平房稱不上起眼，非常容易錯過，然而吸引眼球的是它於我的既視感。有窗格的木製大門、招牌上簡易的「客家菜」及「合菜」字樣、從門外窺視到的樸素木桌椅、顯眼卻不花俏的各式客家花布。類似風格的食堂，桃竹苗臺三線沿線的客莊比比皆是，對一個從小走踏北部客莊的我來說，是如此清晰的印象。那一次匆匆地經過，未能記得它的名字，只是開始驚覺這一帶出現這樣的客家小館，並非偶然。

後來，我才知道這是頗具名聲的晉江茶堂；再後來，我更知道了這一帶與客籍先民的淵源；最後，我也成為茶堂的食客之一，而自豪的介紹擂茶與粢粑，永遠是我與朋友談話間最能使我口沫橫飛的時刻。



02

晉江茶堂樸素的木窗格內，有著令人流連的擂茶和粢粑。





不是尋根，而是尋找故事

記得是 2020 年末，客家委員會在華山舉辦一系列的音樂節活動，包含影展以及最受矚目的諸多音樂表演。片單之豐富、卡司之強，當時的我十分興奮。我在這裡觀賞人生第一部客語音樂電影（猶記得是令我啼笑皆非的《茶山情歌》）、客語紀錄片，並參與這令人矚目的客家音樂節。那時的我，非常感動於能夠在臺北欣逢這樣的盛事。然而感動之餘，卻有一點惆悵，總覺得在風光華麗的展演客家背後，缺少一些雋永的故事。

畢竟，一個文化的傳承，最重要的，就是那些毫不起眼的故事。

臺北廣義的客家人占比約有二至三成，既然有這麼多的客家人生活在此，也定然會有許多故事，日常八卦也好、都市傳說也好。故事總是吸引人的，但現今的客語及客家文化在這個都會區卻近乎沉默。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亮麗的客家推廣活動，我們更需要尋訪城市裡的客家故事，使之生根、發芽、傳承。

說實話，在臺北生活的我，對於品嚐客家味、尋找客家身影不是十分熱衷，也不認為這是必須。並非不懷念，而是在都市生活的多元性中，有太多特別的故事：移工、外國留學生、性少數、原住民、來自離島的人；音樂人、文學家、舞者、人體模特。太多特別的人、事、物在城市生活著，每個人都是一些特別之處的集合體，也因此每個人都是平凡卻又與眾不同的。許多的特別，就有許多的故事。我想花時間去接觸這些故事，正如都市客家的故事會吸引他人一樣。

若有一天，臺北客們能夠指著地圖、說著各式各樣的故事，也許那時我們便能這樣稱呼臺北：都市客莊。



03

夜晚燈火通明的五分埔，街道兩旁的店家擺出滿滿服飾，等待顧客上門。

04

虎林街上的五分埔福德宮，是在地信仰中心，香火鼎盛，附近的成衣商家都會去祭拜。

又如一次在松山車站附近下班後，沿著五分埔、虎林街一帶回到永吉路的租屋處。當時選舉將近，傍晚時分正是住宅區宣傳車最為活躍的時刻。當時宣傳車先用臺語為某議員歌功頌德，接著卻突然切換為客語，複述著同樣的言詞。我已經忘記當時的吃驚程度，只記得我連忙搜尋這個區域的客家故事，才知道原來此處有許多的客家鄉親。

漸漸的，我開始不以「巧遇」的視角來理解臺北的客家人，畢竟這些客家社群可能在此生活了數十、甚至上百年，無意間闖入並自以為「巧遇」，只會凸顯我的無知。我學會以後生的心態，觀察他們的生活方式，並慶幸自己對客家人遷徙的故事又更認識了一點。

拼湊、偶遇、驚喜。我想許多客家子弟們和我一樣，在每日生活中，不斷地拓展自己的客式地圖。也正是因為這是生活的一部分，「臺北客」們相互連結的生命力才得以如此旺盛。

